



家史

小矿工的控訴

小矿工的控訴

——馬生子家史

陆 桑 編輯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太原

小 矿 工 的 控 訴

陆 桑 编写
全献普 插图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1\frac{1}{16}$ 印张 · 45,000字

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六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8,340册

统一书号：10088 · 575

定 价：一 角 二 分

前 言

“四史”（家史、社队史、厂矿史、剥削阶级罪恶史）是工人、贫农下中农解放前的血泪史，是阶级斗争的真实记录，是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编写和出版“四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了配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我社决定出版一套《四史丛书》，约三十种，预计在今后二、三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我省工人和贫下中农在解放前的黑暗年代所过的悲惨生活，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揭露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另外，有些书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书中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作者编写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

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作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很多生动的材料。但是，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经验不足，缺点一定不少，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的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更好。

——編 者

1965年9月

統一書號：10088·575

定 价：一 角 二 分

目 次

一、家破人亡·····	(1)
二、受騙·····	(6)
三、旧恨新仇·····	(9)
四、暴动·····	(15)
五、活進“万人坑”·····	(18)
六、馬大伯·····	(23)
七、一場誤会·····	(28)
八、人穷骨头硬·····	(32)
九、来到了后山·····	(36)
十、要活下去·····	(42)

走进大同矿区，你看吧：高耸入云的井架，高大的选煤楼，插入半空的烟囱，整齐的矿工宿舍大楼，奔驰着的运煤列车，滚滚的煤流，和那白云、青山、蓝天，构成了一幅壮丽动人的图画。看到这些，有谁不想在这里当一名英雄的矿工呢？有谁不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日子呢？然而这是现在。讲到它的过去，这里到处是铁丝网、电网、机关枪、刺刀、皮鞭、警察和特务；到处是饥饿、疾病和死亡。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矿工的家史。这个矿工姓马名生子。他本来姓“閻”并不姓“马”，七岁死了娘，九岁死了爹，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曾经被扔进“万人坑”，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他“黄连孩儿”。他为什么姓閻又姓马，说起来，是一个矿工在旧社会的血泪史啊！

一、家破人亡

生子是河南省彰德府（今安阳）安家车庄村人。从他祖

父的时候起，他家就是个贫寒人家。他父亲名叫閻生堂，又名叫做閻石头。身板子结实，力气大，干起活来一个能顶俩，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疙瘩。村里有个姓徐的恶霸，外号叫做“二閻王”，“二閻王”看到閻生堂为人老实，干活有力气，便在他的身上打主意。

还在生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家里就穷得瓮底朝天，揭不开锅了。二閻王假慈悲，主动借给了閻生堂二斗粮。过了一年，生子刚满周岁得了一场病，二閻王知道閻生堂日子又过不下去了，便说什么小树怕风靠大树，穷汉没钱靠大户，又主动借给閻生堂二斗粮。

二閻王放的是驴打滚、利滚利的债，他那算盘珠儿“噼哩叭啦”的一磕打，閻生堂的债怎么也还不起了，两间房给二閻王顶了债还不算，又给二閻王扛了三、四年长工。到头来，不仅没有把债还清，反而越还欠得越多了，变成了永远还不清的閻王债。閻生堂为此事，成天愁眉苦脸，说话也少了，虽然才四十多岁的人，腰杆儿却累得弯了下来。閻生堂还不完债，二閻王也不一次要清，二閻王的打算是：还不清就记在帐上，今年还不清还有明年，明年还不清还有后年，这一辈子还不清还有下一辈子。欠债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地主要使用牠把穷人捆死。

一九四〇年，遇上了个大旱天，六、七两月没有落过一滴雨，太阳火毒毒的象个大火球悬在空中，烤得地皮焦裂了，脚踏下去就冒烟。庄稼全枯死了，树叶也旱得落了下来，展眼几百里望不到一点绿色，街头巷尾大道边，到处都横七竖

八的躺着饥饿的人，树皮都被人们剥去吃了，后来连树皮草根也难弄到，饥饿的人，能逃的便拖儿带女奔走他乡了。

二閻王怕閻生堂逃荒走了，便设下毒计，要把閻生堂拐骗到煤矿去做工。旧社会的煤窑是活地獄，穷人去了就活不回来，不是给把头打死，就是被无休止的劳动折磨死。听到“下煤窑”三个字，閻生堂无论如何也不愿去。二閻王见生堂死活不去，便冒起火来，瞪着大眼恶罵。閻生堂虽然为人老实，但有股子犟劲儿，便气愤地顶撞二閻王说：“要债沒有，要人不去，凭你的本事办吧！”

二閻王气得脸发青，他家的狗腿子，杀气腾腾地要冲进閻生堂的家里。閻生堂气炸了肝肺，提了一根木棒，“忽”地由屋里跳出来，瞪着愤怒的眼睛，站在家门口，那架势是说：不怕死的就来，老子跟你们拼了！

二閻王见閻生堂虎生生的样子，心里也着了怕，嘀嘀咕咕地说了许多威吓的话，便和他的狗腿子一起夹着尾巴溜了。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一天，閻生堂领着小生子挖草根回到家，一进门，见家里的盆罐锅碗全被打碎了，满地都是从那半截破水缸里流出来的水，沒舍得吃的二斤粮食也被拿走了，门窗被打得粉碎。閻生堂一看就明白了，眼里顿时射出了怒火，咬着牙一动不动的在地上站着，随后深深的喘了一口气，跺着脚，“唰”的一声，由菜板下抽出了一把菜刀，转身就要往外走。

生子妈见丈夫要跟二閻王去拚命，便着了急，慌忙跳下地，扯住閻生堂的衣角，不让他去。

閻生堂那里肯听，迈步往外走，生子妈死活扯着他的衣角，劝说着丈夫：“他爹，你想想咱们的孩子吧！”

閻生堂看看站在地上的儿子，看看炕上嚎哭的两个小女儿，石人似的站着，眼里的泪珠滚滚地落下来。

这时候，乡亲们要闻讯赶来了，一个个咬牙切齿大罵二閻王。那知这消息传出去，传到二閻王的耳朵里，二閻王对閻生堂有些害怕，便到日本鬼子的警察署，给閻生堂捏造了个“通八路”的罪名。鬼子便派出汉奸、警察捉拿閻生堂。閻生堂从乡亲们口里得到讯，暂时躲起来了。

閻生堂逃走了，生子妈累着两个小妹妹出不了门，小生子就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年生子才七岁。他每天提着小篮子去摘树叶，剥树皮。沒多久，全家几口人脸色发了绿，皮肉绽开了口子。生子的两条腿肿得迈不开步，两脚好象有千斤重。他艰难地挪动着步子，仍就逐日出去找寻吃的东西。

有一天，小生子出门去讨饭，从早转到晚，也沒要下吃的东西，便拾了一把蒿草回家。他早已餓得舌焦口干、头昏眼花，踉踉跄跄地掙扎着回到家，刚迈进门槛，喊了声“妈”，就栽倒在地上了。他妈把他抱上炕，攥着生子撿回来的蒿草，眼睛直瞪瞪的看着，泪珠子噗簌簌地滴了下来。为娘的心如刀割，把儿女仨紧紧地搂在一起，连句话也说不出。

就在这天的晚上，閻生堂回家来了，一家人又悲又喜。可是，当他们刚睡下，二閻王的狗腿领着汉奸、警察来抓閻生堂。閻生堂跑得快才沒被逮住。

第三天夜里，閻生堂又偷偷回家来。他抱起两个小女儿，看着看着就掉了泪——他已经决意把她们给了人。生子妈起初不愿意，儿是娘身上的肉，她怎么舍得给人啊！夫妻俩商量了一夜，觉得把孩子给了人，让她们逃个活路，总比饿死强些。生子妈搂住两个女儿哭了半夜，天不明，閻生堂把两个闺女抱走了。

两个女儿给了人，生子妈整天疯疯颠颠的，听见谁家的孩子哭，她就喊着两个闺女的名字。这样闹了几天，又没有一粒米下肚，在贫病中，她一点生气也没有了。一天夜里，生子见母亲安安静静躺在炕上，以为是睡着了，他也不敢出声。到了半夜，他的父亲回来了，才知道他妈早已经断了气。生子“哇”的一声扑在母亲的身上，生堂跌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连哭也哭不出声来了。

当天夜里，閻生堂用一领破席子捲起妻子的尸体，埋在村外，把家里仅有的一张破被子带上，父子俩含着无比的悲愤和仇恨，悄悄地离开了家乡。

二、受 騙

父子两人一路走，一路要饭，来到了彰德府。生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城，他看到在这喧騰热闹的县城里，也聚集着很多很多逃荒的人。在城里讨饭也和农村一样，不容易讨到吃的，只好从街上捡些豆皮、果壳放在嘴里嚼一嚼吞下去，生子饿得浑身好象给抽去了骨头，软得爬也爬不起来了。他

父亲刚把他抱到一家舖面的屋檐下喘息，突然听到有人喊：

“东街有招工的，赶快去报名！”他父亲便慌忙挣扎起来，背着生子挤过人群，来到东街。这里果然有一个头戴细洋草帽、身穿绸衫的人，站在台阶上，向着流浪在街头的穷人们大声吆喝。他一会儿说，一会儿笑，一会儿手中挥舞着文明棍儿，讲得天花乱坠。别的话閻生堂不理解，他只听懂：到了北平有活干，吃得饱，赚钱多，干上两年就能发了财。閻生堂倒不想发财，只要孩子不受饥就行了。于是，他便挤上前去，向那人问道：“先生，我也去，我有个不会干活的孩子，能让我带上？”

那人用文明棍指指生子，笑嘻嘻的说：“再过几年这也不是条大后生么！行行行！”

于是，閻生堂报了名，那人当下就给了他五元伪蒙疆币，把父子俩领到一个拥满了人的大院子里。那院子里太挤了，挤得人们几乎插不下脚。下午，那个穿绸衫子的人，带来了鬼子兵，拿着刺刀把院子的门口看守起来，有人悄悄的传话说：招来的人全要送到大同煤矿去下矿井。这消息立刻在院子里传开了，人群混乱了，吵吵嚷嚷的叫着，要拥出院门去。那知院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兵，挤出去的人都被鬼子赶回来。那穿绸衫子的人站在院子里对大家说：我确确实实是让你们到北平，给皇军修铁路、盖房子，不是去大同煤矿，皇军守住门是为了保护大家！

当天晚上，生子父子俩和院子里的四百多人一起被装进闷罐火车。

车轮“咯噔咯噔”的响着，火车不断发出“呜呜呜”的吼叫，车厢里的人摇摇晃晃，有的人慢慢睡着了，发出了鼾声。火车开到了北平，停都没有停，拐了个弯一直又向西开去。

火车开到了大同口泉车站，下了车，一队端着雪亮雪亮刺刀的鬼子，把这四百多人围起来。看到这，閻生堂的心碎了。他看都不敢看儿子一眼，咬着牙，暗自偷偷的落泪。他们一群人被鬼子兵用刺刀赶着走向煤窑。一路上有的走得慢了鬼子就用枪托子打，用大皮鞋踢，有的掉了队，想钻进庄稼地里逃跑，鬼子兵就开枪打死。走到忻州窑的山沟里，他们看到了沟旁、道畔到处都是死人骷髅，到处都是狼狗拉开了肠子的尸体。小生子拉住父亲问：“爹！咱们这是往哪里走？”

他父亲用力拉住孩子的手，没有吭声。

生子看看父亲的脸色，不再问了。走着走着，他说：“爹！我害怕！”

他父亲轻轻的说：“好孩子，不要说话了！害怕你就不要看，把眼睛闭上，我背着你！”

小生子紧紧地闭着眼睛，趴在他父亲的背上，一直来到了忻州窑煤矿。这里是些黑洞洞的矿井，低矮的木头井架，煤斗车和光着屁股、剩了一把骨头、满身墨黑的工人。大伙都想看个究竟，拿枪的鬼子凶恶的喊叫着，把他们一直赶到南山坡上三层电网围着的大房子里。这房子有十多米宽，七、八十米长，墙上没有泥皮，炕上没有席子，到处是灰

土、烂糜糠。人们一看这光景，有的哭，有的骂。

三、旧恨新仇

閻生堂就这样开始了矿工的生活。

每天，鸡叫头遍矿工们就被鬼子用刺刀赶下矿井去挖煤，太阳落山才被押着回来。那时，生子小，不能干活儿，留了下来。木栅栏外面是电网，电网外边是“万人坑”。

“万人坑”就是堆死人的地方。那里堆满了残伤病死的工人，乌鸦争食，狼狗嚎叫，“嗡嗡嗡”的红头绿苍蝇一团一团的飞着。他不敢走出去，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盼望着父亲回来。

一天晚上，閻生堂正接着生子睡觉，一根木棒“梆梆”的在他的身上敲打着。生堂睁眼一看，原来是从河南把他们骗到大同的那个人。这家伙名叫马明华，是日本鬼子忻州煤矿第七号包工大柜的大把头。閻生堂早就想找他说说理，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这时他怒火从心头燃起，一个骨碌爬起来，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站在马把头的对面，大声质问道：“你那时花言巧语，原来是把我们骗了！你赶快放我们走，我们要回河南去！”

马把头冷笑了几声，说：“算了吧，算了吧！既然来啦嘛，就应该老老实实干下去，省得麻烦！”

大房里睡着的人，都被吵醒了，看见了马把头，有的怒冲冲的跑过来，指着马把头骂着：“你这个骗子，把我们骗

了，你赶快开门让我们走！”

马把头一看愤怒的人群将他包围了，慌忙放下笑脸，说：“喂，伙计们！不要这样！眼下情况不好，大家吃的住的是要受些委屈，这我知道，我也向皇军写过呈子，过些日子都好办……”

人群中的一个青年小伙子听了忍耐不住，冲着马把头大罵：“放你妈的狗屁！我们要走。伙计们！来，打死这鬼崽子！”

那些躺在烂糜糠上，头枕石头、炭块的人们也都站了起来，一拥而上，马把头吓得浑身发抖，一步一步向后退。这时候，大房子里的吵嚷声，惊动了外面巡逻的鬼子兵。十多个持着刺刀的鬼子兵，踢开门凶煞煞的进来了，问马把头：

“马头儿，这里的什么的干活？”

马把头立刻换了一副奴才相，先点头哈腰，然后用一双凶恶的眼睛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把牙狠狠一咬，指着那个青年小伙子说道：“太君！这个小子要造反！”

鬼子兵听了，恶狠狠地拥上去，将那青年小伙子痛打一顿，用刺刀逼着拉走了。房子里的人们个个握紧拳头，眼里冒着怒火，可是赤手空拳怎能和敌人硬拼。这时马把头叉开腿，站在地上喘了喘气，叼了一支香烟，对大家喊道：“都看见了没有？谁有胆量闹事这就是榜样！我老实告诉你们，不吃膏脂不肥，不坑穷人不富。我就是让你们来给我出煤的！想走你们走不了，想回你们回不去！老老实实的干下去，你们还能多活几天！不然，哼！……”